

中国小说之乡

正安小说年选

Zheng an xiao shuo nian xuan

(2012卷)

主编 © 王龙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小说之乡

正安小说年选

Zheng an xiao shuo nian xuan
(2012卷)

主编 ◎ 王龙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安小说年选·2012卷/王龙主编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3.7

(现当代文学 / 邹海洋主编. 第10辑)

ISBN 978-7-5059-8271-0

I. ①正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5211 号

书 名	正安小说年选·2012 卷
主 编	王 龙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(1000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金玉
策 划	成都现当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(028-68665158)
装帧设计	现当代文化 (www.dangdaitushu.com)
印 刷	成都市和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13
版 次	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ISBN 978-7-5059-8271-0
定 价	35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

目 录

清明粑·雷霖·1

末班地铁·袁航·14

满耳蛙鸣·骆礼俊·21

归巢·湖音·61

高原有多高·王少龙·108

新泽西朋友不靠谱·雷波·162

村里的那些人和事儿·杨韬·175

肇事·余小灵·200

农民工铁棒的一天·陈南水·229

爱在身后·何育薇·251

一地佛光·雷贤圣·270

云朵·刘斌·314

盲道·王开宇·342

光阴的味道·一世·349

遭遇乞丐·刘书青·364

活着·兰彦·375

百鸟飞过屋檐边·黎荣坐·389

婚变·郑和·399

清明粑

雷霖

当山野的春天刚刚被蕨菜的小拳头拱开的时候，女儿就急不可耐地将厚衣服塞进衣柜，套着一件单衣，嘟着声音缠着我带她去郊游。

女儿到专卖店里专门买了一双旅游鞋，一个太阳镜，一顶太阳帽，又带了一把防紫外线的伞，她妈妈又给她包里塞进了一瓶防晒霜，一瓶药。我说，太阳还没出来呢。她妈妈瞪我一眼，你懂？晴带雨伞，万一有个花粉过敏之类的，防着点儿，再说，出去灰尘大。

杂七杂八鸡毛蒜皮，差不多早晨快完了，我们才胡乱吃了点东西，开车出城。

沿公路走，女儿说，得美景处，且留步。

城里没有春天，只有衣袖的长短。女儿将脑袋贴着车窗，像架着一台摄像机，嘴里不时的哇哇一阵。到了郊外，有小学生站在路边，立正，向我们的车子行注目礼。哇噻，真好玩儿。女儿也朝他们招了招手，嗨嗨连声。

已经出城老远了，女儿叫停车。

这地方确实好看，一坡梯田，一块一块绿毯子或小方镜似的镶在山坡，山坡上，有嫩绿色或青黛色的树，树丛中，这儿点着一朵红花，那儿伸出一枝白花。下面是一条小河，水不大，在宽

宽的河床上扭来摆去，很是妖娆。对岸是一丛竹林，隐隐约约掩映着几户人家。在人家的旁边，一缕白雾似的小溪水，从对面的半山腰摇摇晃晃挂下来。小山顶上戴了一个白帽，时常变幻着模样。一缕雾从山顶上垂下来，又在山腰缠了一圈儿，和那挂小溪水连在了一起。我看得呆了，那是一挂小溪水呢还是一缕雾？要不那缕雾，就是那挂小溪水？或者，那挂小溪水，就是那缕雾？

女儿更是哇哇尖叫起来，像看到了歌星一样。

我说，我们从田坎上寻路下去，到河边玩玩，再沿着河岸走一段，从那边的小路上来，再开车回去。

女儿说好。就朝前走，寻下坡的小路。

路边有两个小女孩儿，守着一堆蕨菜，一小捆一小捆的，乖乖的偎在一张纸上，像一窝正在睡觉的孩子。我望了女儿一眼，心上好像突然就软了下来。

女儿将太阳伞扛在肩上，用脚尖指了指那一堆蕨菜：喂，怎么卖？

一角钱一捆。一个脸上有泥巴的毛着头的小女孩儿说。

屁的个，超市里都才卖一块钱五把。女儿的声音尖起来。

另一个女孩儿偷偷笑了一下，就把头低了下去。她穿着一件大人的衣裳，像一件连衣裙。女儿马上意识到自己笨了，就将太阳镜推到脑袋顶上，说，便宜点吧。

一角钱一捆。连衣裙女孩儿说。

喊的是价，还是钱，哪有喊多少就卖多少的！便宜点不？女儿说。

一角钱一捆。毛头女孩儿拿起一捆来，递到女儿面前，我看到她的手背上有一条血丝。

嘿，你这又不要本钱，山上自己长的，又不贴车费，还高高的喊起，便宜点，我给你销点儿……我还要看嫩不嫩啰。女儿一边掐着蕨菜，一边说。

两个女孩儿不说话了。

女儿说，卖不？

一角钱一捆。

走。女儿收回脚尖儿，打着太阳伞，朝前走去。走了几步，停下来，把脸稍稍偏了偏，说，卖不？

一角钱一捆。

女儿下巴扬起来：真不会做生意，还不知道尊重人呢，不卖你哼一声嘛。她以为还是像城里那样，你假装走几步，背后就赶紧叫住你，叫你回去，再讲一会儿价，然后一脸亏本的表情，唉唉连声，就卖给你了。没想到这两个女孩儿只会说一角钱一捆。

女儿有些失落，风景也变得不再那么好看了，看到了花呀朵的也不再哇哇叫了，只把脚步在路上移着。

但美丽的风景确实能感染人的心情，不一会儿，她就左手摘了一枝桃花，右手又伸向一朵椿树的嫩芽。椿树刚刚抽芽，一芽芽火苗似的在树枝上燃着，撩得人脸红心跳。一朵蒲公英刚好开在路边，女儿摘起来，嘟嘴一吹，空中就有小白伞在飞，乐得女儿又哇哇大叫。惊得一头正在河边啃草的水牛也抬起头来朝这边望着。女儿舞着一枝花，快步跑下河滩，坐在草坪上，朝水牛喂喂连声。水牛停了嘴，朝她走了两步，就停下来，喷了一下鼻子，卷起舌头舔了舔鼻孔，见女儿只是哇哇的，就又低下头啃草去了。

我说歇会儿吧，就在河滩上仰天睡着，女儿也在草坪上仰天睡着，那头水牛，可能是被青草醉了，也一边咕哝着什么，一边就睡在了河滩上。

有蜜蜂停在了女儿的鼻子上，弄得她又哇哇连声时，我才发觉，该走了。

我们要上一重坡。

一个到河里担水的老者说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空手走的话，一二十分钟，就翻坪了，翻了坪，再斜着上去，不远就到公路上了。

我看到翻坪那儿有一丛树林，树林中还翘出一角屋檐，可能是一个寨子，一条青石板路从树林里弯下来，直到河边。

我问老者，翻坪那儿叫什么？

那是一个寨子，叫桃坞。老者说。

桃坞？这个名字我好像是听到过的，但又想不起来了。

女儿将伞递给我，把包递给我，后来将太阳镜和太阳帽也递给了我，就沿石板路上去。

还没走几步，女儿就说累了。我说，慢走当歇，翻了坪，就得了。

桃坞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一个远房亲戚，具体是什么亲戚，搞忘了，反正有点亲戚关系。他们那地方好像就叫桃坞，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桃坞？

那家人男的好像叫才贵，女的叫兰香。他们有两个孩子，一个男孩儿，一个女孩儿。那男孩好像和我家女儿差不多大，还到我家里去过的，好像是哪年给我家送刨汤肉吧。

对的对的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家年年都要去给我家送东西，有时赶场也要到我家去，送新米呀，嫩包谷呀，麦粑呀，红苕呀，新鲜洋芋呀，哪样都给我家送。他家杀年猪的时候，是一定要送一大块新鲜肉的，猪肝呀，腰子呀，血旺啊，猪尾巴根呀，特别是猪尾巴，我特别喜欢。于是他家每年的年猪，那根猪尾巴都是给我送来了的。还有就是腊猪脚呀新鲜萝卜呀什么的，反正要送好多回。我们也搜给他们过季了的一些衣服呀，一包烟呀，一瓶喝了一半的酒啊，一包茶叶呀什么的。他们不知请了好多回，要我们去他们家。但是我们没有时间，实在抽不开身，于是从来没有到他家去过。只是知道他们那里叫桃坞。

我女儿也好像想起来了，她说记得有一回他们把一个小男孩儿带到我家去了，我问他，他说他家住在桃坞。我又问远不？他说不远。我说难走不？他说我们赶场就是走路来的。对了，那男孩儿还有些害羞。

那里可能有亲戚，去那里歇，走。我说。

女儿哎哟连声。好不容易要翻坪了，远处一块地里，有一个男孩儿，手提一只粪罐，朝我们望了一会儿，就扭过头去喊，爸爸，爸爸。一边喊着一边又朝我们这里望，望一会儿，男孩儿就又扭过头去喊，爸爸，爸爸。

翻坪了，女儿长长地哎哟了一声。我们穿过一丛桃树，来到

一块空地上，我喘了一口气，说歇会儿。我想找个人问问，这地方叫什么名儿。但我朝四周转了几下巴袋，没有发现一个人。

这是一个寨子，一条石板路从寨子边儿上划过，一端垂下河去，另一端拐向上面的公路。寨子边儿上镶了一圈儿桃树，正开着花儿。可能有七八户人家散落在这里。我们前面是一户人家，两间瓦房，屋檐上长着几株嫩嫩的草。看得出来，这是老房子。房子靠路的墙壁上，贴着一个小小的用杉树皮盖的偏房，里面有一个灶，两个灶孔，灶面前堆着一捆包谷杆。房子前面是一块院坝，院坝是用青石板铺的，一些绿绿的小草正从石板缝儿里怯怯地探出脑袋来。院坝中间栽着一棵桃树，落了一地的桃花，像是给青石板化了妆。几只鸡将脖子一伸一缩的，朝我们好奇地张望了几眼，又朝我们头了头点，就朝屋背后转过来了。

汪汪，有狗叫，但又不见狗的影子。女儿缩了一下脚步，把我抓得紧紧的。

我说，会叫的狗不咬人，我们到桃花树下歇一会儿。

刚说完，房子旁边的小路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。

一个挑着粪桶缩着裤腿的男人就朝我们大喊：幺叔幺叔。一边喊着，一边撂下粪桶，朝我们冲过来。

哦，是才贵。

才贵冲到我面前，两只手朝前伸着。我也伸出手去，才贵又缩回了手，在自己的衣服上搓了搓，就双手捧住我的右手，一脸的笑，说幺叔呢，你们来也不先说一声，哪个想到你们会来哟幺叔。

我说我们是出来玩儿的，走到这里，累了。

进屋幺叔，幺叔进屋。才贵连声叫。

我说就在外面，凉快点。

才贵唉一声，就跑进屋去，端两根凳子出来，放在我脚边，又用衣袖擦了擦凳子，才说幺叔坐幺叔。

我们坐了下来。

才贵朝自己身上摸了摸，就朝后面地里大喊，他三叔，他三叔。

一个中年男人挑着空桶来了，才贵朝他摊摊手，那个‘他三叔’哦一声，一脸不好意思。才贵就对他说了句话，手朝衣服兜里掏，‘他三叔’按了他一爪，就放下桶，朝上面的小路上跑去。

才贵朝我女儿点了点头，喊了一声，妹乖。就一脸的傻笑。弄得我女儿倒有些不好意思。

这个……还是先进屋么叔先进屋。才贵连声地喊，身子在原地转了好几圈。

我说不了，外面还安逸点儿。

我女儿也说外面可以欣赏风景。

才贵又转了一圈，说，那……好……屋里也实在看不惯。你们一家人啊，就是仁义，不择避哪样。端着两碗水过来。

我说你客气了。

一个男孩喘着粗气，提着半筐洋芋种子，到了院坝边上。

这是天远，不是他看到你们，我还不晓得你们来了，唉。才贵把天远拖过来，喊么公，这是发财么公哦。

天远怯怯的喊一声么公。就进屋去了，端了两碗水出来。我接过一碗水，摸了一下他的头。

天远把另一碗水递到我女儿面前。

喊大嬢，这个是大嬢哦。才贵说。

天远脸红着，不喊。

才贵吼了一句，喊大嬢。

天完低着头，端着水，就是不喊。我女儿也有点不好意思，接过碗去，干笑了两声。

我说他们差不多大，不要那样喊。

嘿，不行不行，豆芽长齐天高是根菜，大细都是老辈子，老辈子是不能乱喊的，喊大嬢。才贵朝天远吼。

大嬢……男孩脸一下子红了，我女儿的脸也一下子红了。

肯定饿了，我们先煮碗面打个底。才贵说。

我说那太麻烦你了才贵。

天远就到灶面前去，把包谷杆用膝盖掰断，烧起了火。

女儿朝我旁边移了移，左手扇着，右手拿卫生纸捂着鼻子。
才贵站在灶头边，说你把烟子弄小点，看把大嬢烟着了。
天远说是风吹的。

才贵就用一块硬纸壳朝另一边扇着烟子，扭过头来，一脸的不好意思。

有挑桶的妇人过路，见院坝桃树下坐着人，就站下来：来客了才贵哥？

才贵一边朝她挥挥手一边说，你把桶担远点担远点。

妇人朝前起身。才贵哦了一声，连忙叫住那妇人，把脑袋贴着妇人的耳朵说了几句话。妇人点了下头，哦了一声，把粪桶担在那边去，就放下扁担，穿过几株桃树，到一丛竹林里去了。竹林深处，隐隐翘出一角屋檐。

不一会儿，妇人提着衣兜，笑笑的来了。她对才贵说，只有这些。说着就把一衣兜鸡蛋捡在盆里。

我说，兰香呢？

才贵说，兰香？赶场去了……今天他么婆在屋的吧？

我说在。

才贵说，那就好那就好，就怕又送空了。

我说哪样空了。

才贵说，没得哪样没得哪样。

面煮好了。

才贵把手在衣服上抹了抹，又将手掌搓了搓，拍了两下手，嘿嘿笑两声，将筷子抽来，每一双都在腋下拖了两下，才双手递给我们。

妇人端着鸡蛋面递过来。

哦，你看你看。才贵连声说，又对妇人耳语了两句。那妇人摇了一下头，愣了一下，又点了一下头，就小跑着又朝竹林深处去了。我端着面正准备吃，妇人气呼呼的提着一个瓶子来了。

才贵说，那次在你家，你陪我吃面，我看到你要醋。

我接过瓶子，倒了一点醋，我说香。

才贵和妇人站在旁边，嘿嘿笑。肚饿好充饥，饿了都好吃，你们是饿了。

我说你们也吃吧。妇人说晓得晓得。

女儿端着碗望着我，她没见过这么大的碗，她对那大半碗鸡蛋皱起了眉头。

天远站在灶头前，端一碗面，朝我们碗里望望，又朝自己碗里望望，就吃得呼呼响。

几只鸡伸头缩颈的望着我女儿，女儿将鸡蛋挑出来喂鸡。一下子，她脚边就围了一圈鸡。女儿哈哈笑着，又挑起面条来逗鸡。

天远吃完了，碗还端着。他爹小声说，听话，一会儿吃饭。

面吃完了，鸡散去。女儿说，爸，我们走吧。

才贵张开双臂，拦成一个栅栏，嘿，大嬢，不行不行，吃了饭走，吃了饭走。

妇人也一边收碗一边说，难得来一回，吃了饭走吧。

我说吃饱了。

才贵生死不放手，说大嬢，吃了饭走，怎么也要吃了饭走。

我看到脱不了身，就点了下头。

才贵将梁上的一根猪脚取下来，那猪脚已经生霉了。妇人把猪脚用力刮脱一层皮来。才贵手忙脚乱的，砍得菜板都要断的样子。还不时将脑袋从窗台上伸出来，陪坐在院坝的我说话。

我说你们忙吧。

他说光顾煮饭怕招呼不过来，怕我们要不住。

女儿朝我眨眼睛，我说我们干脆到寨子里逛逛。

寨子里的青石板小路上，东一朵西一朵洒落着桃花瓣儿。渡过一遍桃林，青石板路一拐弯，就铺进了一户人家，一只黄狗，正爬在门槛下睡觉，听到有人，黄狗抬起头来朝我们打招呼似的叫了两声，就又把头搁在门槛上，闭起了眼睛，重新睡着了。

那门上，扣着门扣，没有上锁。

一个挑着粪桶的女人从一枝桃花后面闪出来，见我们站在院坝，就笑笑的，说进屋坐吧，喝口水。

我说不了，你们忙啊现在？

女人笑了笑，黄狗将脑袋朝旁边偏了偏，让出半个门槛，女人进屋去，端来两根长凳。

她说春上来了，有点儿忙，今年天干，包谷种不下去，趁前几天下了点儿雨，抢着把洋芋栽了，包谷种了。我说你都担粪，那吃饭怎么办？她笑笑的说，趁天好，没得时间煮，一天两顿面条，有时送到地里去吃，也是这段时间，别的时候还是得要……你们到才贵家来耍呀？

我说不是，我们是来玩的，随便过路。

才贵在喊大嬢。估计是饭熟了。

女人说，叫你们在我家吃吧，怕你们看不惯。

我说才贵那里煮好了的，你客气了，要不，你也和我们一起吃吧？

女人笑笑，进屋去，拿出一个白布口袋，说，年前还有一点儿干菌，舍不得拿去卖，你叫才贵炒了，尝尝。

我说不。

她就跟着我们到才贵家，把菌递给才贵，说有她大婶帮忙，我去把那几窝洋芋栽了。就跑了。

满桌子的菜。妇人把筷子抽来，在自己的腋下拖了拖。女儿眼睛鼻子挤成了一堆。

确实不好吃。猪脚没有炖熟，筷子撬不动。唉，菜是好菜，只是没有煮得出来。

我说其实你们这里折耳根方便。

才贵说，折耳根啊？折耳根上不了桌子啊……你想吃？

那，我去挖。天远还没等我点头，就提了把锄头去了。

一会儿，一大把折耳根就来了。

女儿说这叫纯天然绿色食品。

才贵说你们去年送我的酒，过年时喝完了。我说我不喝酒啊。

才贵一脸歉意，一个劲地朝我碗里堆菜，又朝我女儿碗里堆菜，女儿望着碗里越来越高的菜，鼻子和眼睛又挤在了一起。

这时“他三叔”才气喘吁吁地跑来了，将两包烟递到才贵手里。

我才知道，他叫“他三叔”去街上买烟了。才贵硬要塞一包给我，说烟不好，这里没有你们抽的那种好烟。

才贵说，他大嬢，别光吃折耳根，尝尝这蕨菜。

天远说，是我采的。才贵盯他一眼，就笑笑的说，春上采蕨菜的人多，娃放牛时找了两条沟，才弄到这点儿。天云采得多点儿，只是那姑娘心眼多，要提到公路边去卖。

天远包着一口饭，一边嚼一边说，我还采了清明菜的。

专心吃饭，才贵说，清明菜不多，今年没有下雨，清明菜刚出头就老了，两个娃翻到对面的山上去，才采到一大把清明菜。

清明粑还是我蒸的呢，天远端着碗接口说，妈妈送清明粑，还不让我去，哼。

才贵拍了他一板，说吃你的饭，大人说话别插嘴，送清明粑你妈一个人去就行。接着就对我说，过几天，清明菜就老了，蕨菜也老了。你们不喜欢吃腊肉。清明菜可能还可以尝尝鲜。

才贵说，没想到你们要来，要早知道你们要来，兰香就不进城去了，还好，他么婆在屋的。

天远把碗放在桌上，一脸不高兴。才贵摸了摸他的头，说，他想要个书包，想去赶场，昨天半夜爬起来，帮他妈烧火，清明粑蒸好了，天亮了，但要跟我种洋芋，分不开身，就没得去，一天都不高兴。

我没得吃。天远嘟着嘴说。

才贵笑一声，就那一把清明菜，蒸得起几个粑？你不是得半块尝了的？你妹妹尝都没得尝呢。

天远笑了一下，才贵笑了一下，妇人笑了一下，我女儿也笑了一下，我，好像也笑了一下。

吃完饭，我们正要走，一个女孩儿走到了院坝。

才贵一把拉过去，天云，喊么公，喊大嬢。

女孩儿一脸惊奇地望着我们。她的脸上还有泥，手上有一道血丝。

哦，这不就是刚才在公路边上卖蕨菜的那个女孩儿吗？那个卖蕨菜的脸上有泥手上有血丝的小女孩儿，就是才贵家的么女儿。

我望着那道血丝，站了起来。我女儿端着碗，没动。

天远说，我的就拿去送人，她的就各人拿去卖。他一脸不高兴。

你看你，嘴巴要挂夜壶，还和妹妹争？你看妹妹手都被刺抓伤了。妇人摸了摸天远的头，就叫天云快吃饭。

天远说，哪个叫她采清明菜时，硬要钻进刺笼里去呀？

天云恨他一眼，说，我没有你皮子厚！

吃饭吃饭。妇人说。

我伸出手去，想摸了摸女孩儿的头。么公。她咕哝了一声，就接过了妇人递来的碗。

我女儿没有看她，她也没看我女儿，她们都把脸背了过去。

吃完饭，才贵一家人将我们送到公路上，送上车，把那个白布口袋塞进我车里，才站在路口，一直目送我们拐弯。

路两旁的风景，一排排朝后退去。我们离桃坞越来越远，离城里越来越近。

到家后，女儿好像话少了。

厨房里有几捆嫩嫩的蕨菜，一个个捧着小手儿，偎在一起，像一窝睡觉的孩子。

还有一包清明粢，我闻了闻，有一股清香，和在桃坞闻到的春天的味道一模一样。

我女儿拿起一个，看了看，说，就是没有卖样，如果样式做得好一点儿，包装一下，这种纯天然绿色食品，肯定能在城里站住脚，但就是这样，恐怕难有出路。

我说你又没尝。

女儿说，我看了的，我不饿。

她妈妈回来了，说，快要吃中午饭的时候，她正准备起床，就有人一直敲门，敲了半天。你们又不在，我不敢开。猫眼里一看，是才贵家兰香，背着一包东西，站在门边。不进屋，说是给我们送清明粢来。

你招呼人家吃饭没有？我说。

你又不在这，我一个人，懒得弄。

你，你怎么这样呢？

吃了的！我带她到外面去吃的。

我哦了一声，心想不知道兰香这时候回到家没有。

兰香其实在我们走后不久，就从小路回到家了。她一脸兴奋，一进屋就对才贵说，他么婆带我下的馆子，我吃了一碗，他么婆问，还吃一碗？我当时还不大好意思，他么婆说，别客气，一家人。是啊，既然人家都把你当一家人，那我还客气哪样？又吃了一碗，还真的是饿了。

天远在搜妈妈的背篋，搜出了一个书包。

这是你么婆给的哟，兰香说，你说我都已经走了，下楼了，他么婆还从楼上窗子里丢下来一个书包，你看，还是新的，只是背带上毛了点儿。

妈妈你吃的哪样啊？天云问。

你么婆请我吃的馆子，饺子！今年过年，我们也照着那样做来吃一顿。兰香说，那家人啊，就是仁义，清明粑不管钱，但那家人，仁义，么儿，你要记住么婆的书包哦。

天远抱着书包，笑得一脸的牙。

天云把脸扭向一边，没有看书包一眼。

才贵说，你猜今天哪个到我家来了？

么公和大嬢才走，坐的车。天远抢着说。

他么公来了的呀？兰香眼睛一下子直了，真的？

真的妈妈。又是天远抢着说。

那……怪不得他么婆说，他们出去玩儿了。原来，是到我家里来了。唉，要是早知道……你们招呼么公们吃好没有？

才贵嘿嘿两声：你没在家，我煮不成。

我去挖的折耳根。又被天远把话抢过去了。

兰香就唉一声，说么公们大人有大量，不会见气的，晓得么公们这会儿到家了没有哦？